慕亭集 卷之二

書

共六

慕亭先生文集卷之三

疏

請葛庵先生還　賜職牒疏 代道儒作

伏以臣等以草野蟣虱之賤望脩門如天上尙非千古之至冤有不可不暴百世之公議有不可不明者則安敢出位犯分以干鈇鉞之誅哉嗚呼士之不幸而遭罹世禍者從古有之而前人之未及昭雪者或因後人而伸之　前聖之未盡湯滌者必待後聖而成之此臣等所以有懷欲達千里裹足竢　命於閶闔之外者也臣等竊伏惟故徵士臣李玄逸誤

絓文網抱冤泉壤已百有餘歲矣 列聖朝以來蓋
嘗累許全宥而名不載罪籍事已經疏决而迄玆還
就尚未奉給牒之典此豈非 聖世之欠闕而志士
之遺恨也耶臣等請略陳玄逸之立朝始終與夫
列聖朝禮遇疏釋之 恩之由伏願 殿下俯賜鑑
納焉蓋當 肅廟朝休明之會玄逸崛起海堧倡明
儒教其學問淵源實爲先正臣李滉的傳也 朝廷
聞其賢而徵之乃以布衣遺逸位躋冢宰伏見前後
聖諭及經筵講義則可知 眷注之隆曠絶今古
而其論思對揚無愧於古君子啓沃之言矣不幸已

巳之夏 仁顯王后不安于位而吳斗寅朴泰輔李
世華等相繼被罪語涉 坤宮爲世大諱玄逸時以
工曹參議祗 召在途冒禁封章而其辭略曰恭惟
殿下蚤夜孜孜專意講學盖將求所以率禮循理
爲修身正家之本明目達聰爲納諫補過之地臣竊
以爲邦域之內將興二南之化廊廟之上復覩都俞
之盛伏見近日邸報屬因 天心未豫有動撓中壼
之意大小臣僚以言獲罪殊非愚臣平日所望於
殿下者也臣聞配匹之際生民之始風化之原不可
不愼始而敬終因以漢光武宋仁宗之事援引陳戒

首尾累百言呈于縣道而縣道不受納于喉司而喉
司見却玄逸自傷忠規之未徹退竢可言之幾矣是
歲秋因灾異求言又復應　旨陳疏時則　聖母已
遜處私第矣若於　天威之下直截敢諫一如前疏
所陳則恐或無益而有害故乃先以　聖教中不循
自絶等數句語略綽提掇以爲假設之辭而更以一
然字斡旋之亹亹乎盡道理全恩義之意因繼之曰
六禮所聘正位　中宮奉承　至尊殆將十年今而
置之閭家絶其廩食略無假借顧念之意則未免過
中失當之歸請依漢光武宋仁宗待陳郭故事處之

離宮謹其糾禁量給廩料得有所賴則於 殿下
處變之道庶幾無遺恨云云其宛轉委曲之意忠愛
懇惻之誠溢於辭表一言一字無非爲 聖上爲
坤宮地也 上初以事異古今決難輕議下批而繼
有別宮修理之命則 聖意之嘉納忠言已可測知
其後入侍 經筵也累啓吳斗寅等子壻不當禁錮
及李尚眞不宜竄死特蒙施行則玄逸之隨事盡言
不避忌諱又可見矣臣等妄以爲當日 聖母之移
御別宮卒復 中壼實玄逸之疏有以啓之則其有
功而無罪也亦明矣而臺臣之持異議者乃於六年

之後抉摘言句勒成罪案目之以侵逼謀害是豈原
情之論哉況其疏辭中上二句實用 聖教之旨其
下糾禁云者又是周官古法則俱非玄逸之所自言
也豈可指此而爲語言之疵哉其時在野之臣有發
明玄逸之事而爲之說者曰今有閭閻一孝子焉其
母見忤於父而被黜則爲其子者當直爲其母分疏
乎若爾則無益於母而增父之怒也必從容曰母雖
有過然不若姑爲容忍以全夫婦之恩然後父怒可
解而母黜可返及其母返之後始乃追咎曰汝以汝
母爲有過是無子道也其可乎哉君臣猶父子也向

之論李玄逸者何以異於是此善喩也卽此而觀則
玄逸之前所云云實有得於幾諫納牖之義又何纖
毫可疑之有惟我 肅宗大王深知玄逸之心故己
卯賜環之後辛巳疏決之時 敎曰玄逸之事非出
於謀害 中宮遂特許全釋至辛卯冬又有復官之
命而當時大臣南九萬崔錫鼎申汝哲申琓李畬
等皆爲之極力救解至於臺臣安世徵以當初誤啓
旋卽自劾曰見其供辭原其本情未必有侵逼之意
諸議皆然臣亦無異云爾則其本情已暴於 天日
之下而疏中指摘之語乃歸脫落矣此等顚末想必

具載於 國朝故事何待臣等之覼縷仰陳哉亦粤
我 景宗大王寔追 聖考遺意再 命還賜職牒
而我 英宗大王又以特典錄用玄逸之子栽除掌
樂主簿又以其從子㰚除 永禧殿參奉盖 宸衷
所感延及嗣續不但待之以無罪而已則其復職之
未遑於當日者非時不當也實有待而然也至 正
宗大王末年因玄逸後孫之輦路鳴冤特令大臣議
處又其後孫二人同叅應製則引見 文陛詳詢世
德特賜温諭 天語丁寧當是之時中外諸臣咸以
爲玄逸復官之 命朝暮且降而臣民無禄弓劒遽

遺幽冤莫洩瞻望靡及嗚呼尚何言哉臣等俱是玄
逸之門生後屬也深痛九原之抱冤感願一事之致
死思以咫尺之牘仰首一鳴者是臣等世守之論而
氣數往復之機自有早晩遐鄙疎賤之言極涉猥越
因循泯默以至于今者矣洪惟我　殿下冲年繼明
英睿天縱無遠不照無幽不燭誠能建中和之極明
淑慝之別以大公至正之心行蕩蕩平平之道則上
可以光　祖宗之烈下可以副朝野之望王政之所
當先者不在斯乎況伏念如玄逸事者已經　肅廟
朝勘裁己卯之宥還辛巳之全釋辛卯之復官以至

景廟朝職牒還給之命 英廟朝子姪錄用之典
幷是優恩之有加而蕩滌之幾盡則 殿下今日之
政只是給牒一事而已且今百年之間時移事變物
情漸解公案自在向所謂前人之未及昭雪而或因
後人而伸之 前聖之未盡蕩滌而必待 後聖而
成之者非今時之謂乎往在 先大王朝及 殿下
卽祚之後其後孫之陳情籲冤亦屢矣判府暨該曹
諸大臣回啓皆以爲其子孫旣有錄用罪名自歸昭
晰至於給牒一款旣有 兩朝成命則本孫無怪其
屢籲 朝家似不當終靳云云而特以事係久遠每

持難慎之意噫 天鑑之照燭旣無餘本孫之號籲亦無恠而朝堂大臣舉皆知其冤也則事固無久遠之可言也豈可以昭晰之案同歸於幽昧之跡置之而不復論哉惟 殿下仰遵 列聖之成命俯採廟堂之公議特降渙汗之澤快施昭雪之典還賜故徵士李玄逸冢宰職牒則玄逸之魂想必感泣於泉下而 列聖朝眷注之恩於是乎終始如一豈不猗歟休哉臣等無任僭越惶戰激切危懇之至

書

與壺谷柳公 丁丑

伏惟和煦道體起居候難老百福著秀天賦魯下立志不篤今年二十有九而蔑裂無成大懼爲閭巷間一鄙夫而止耳然其秉彝好懿之誠顧無間賢愚思欲蚤依歸於當世有道之門而比年以來喪難於奔走自絶軒屛之下雖以大君子成物之仁亦何自而施其鞭策耶跧伏窮閻悔尤山積祇有晩悟難成之歎如能及此少暇躬執箒於門生之末獲蒙誘掖之恩則猶足以少伸前日之恨而幸免小人之歸矣玆敢援据古禮先以書爲贄繼此將齋沐竢命于門外進之退之惟在盛德之如何耳

與壺谷柳公

仰德多年獲襯軒屏揆以愚分已極榮幸而適值尊門有事之日未遂從容承誨之願歸伏窮閭祇切私恨伏不審邇來道體衛護着秀險釁餘生窮居寡陋內省而無修爲之實向上而無直前之勇顧何敢自立標題謬飾虛妄以速外人之嗤點耶然而因此自畫甘受衆惡之委者亦古人所斥也杜門念咎思欲從事於收心飭躬之地而惘乎莫知其所嚮此無他遊從不廣趨向不定了無一半分眞箇見識能立切己之家計也然都自靠書冊資口耳高談硬說自以

爲快而遽考其日用事爲少無體認躬行之實者是亦末學之大病也自知此病成痼而未得救治之藥伏願不以蒙陋棄之開誨以處己爲人之方庶或恭承誘掖策駑磨鈍終不至小人之歸也

答葛川金公 戊寅

仰德中伏承下覆書謹審台體動止衛護着秀第念比年以來飲啄田野自占閑界日月思欲隨分隨事於古紙堆中以成自己家計而持守不固見解不明寡陋膚淺無一可取者乃蒙下執事不惟不擯斥之反若以爲有可教焉引進誘掖使之上下論説未復

以立志不篤外物撓奪等語重致規警之意此著秀之所嘗自憂其病而思得對投之良劑者敢不服膺尊誨圖所以不忘哉別紙所稟旣蒙更示之敎故玆復仰質愚見惟在進退之如何耳

別紙

大學虛靈不昧盧氏云云寂感者心之體用也體自有體用用亦有體用惟虛故靈虛是體靈是用惟虛靈故不昧虛靈是體不昧是用惟虛靈不昧能具衆理虛靈不昧是體具衆理是用惟具衆理能應萬事具衆理是體應萬事是用

尊誨條理明白分解精詳然於愚意終覺信未及朱夫子旣曰虛靈自是心之本體云爾則恐不可以虛靈二字分體用且不昧是方寸中虛靈底氣像則又恐不可專靠用一邊也

章末無結語鄙意以爲若修身齊家治國等事用工各異頭項不同不得不分別言之而治國平天下則初無別般道理故必合爲一傳結之曰國不以利云云未嘗及平天下字蓋以此章謂之治國章可也謂之平天下章可也不必用欲如此先如彼後之例復爲結語於末也未知如何

尊誨中云云平順渾全若如鄙說則大學果似終爲未成書矣

中庸首章性道雖同止過不及之差此章蓋是無人物而重在人上章句亦當如此看若或問則天命之性亦專就人說

尊誨亦主人而說方信鄙見之不至甚錯

博學審問無先後條來說得之無先後云者非慮學者而然用工夫自來齊頭著力

尊誨以鄙說不以爲非至於用工夫齊頭著力之教尤緊密謹聞命矣此處一士友以朱子此說爲有初

晩之異而蓍秀深卞其非大抵晩學後生但當篤信古人之言以求其旨義之所在豈可遽以己見指以爲初晩之異耶

答葛川金公

向者車駕光臨弊廬繼以廬院叨陪數日而膠擾甚未克從頌承誨私心悵恨無以容喩批誨諸條至今藏在几案以爲迷塗之指南就其中竊有可仰復請益者謹條列如左虛靈寂感之說尊誨累以太極體用援据以明之蓋太極之有動靜吾心之有寂感其理一也且擧體而遺用則淪入空虛非吾家正法故

必也兼體用言之然後方爲完備反覆來誨始覺旨
義之渾全周備然只就一體一用上分言之體不可
喚做用用不可喚做體明矣其體用動靜雖相涵而
其表裏顯微之別又豈不粲然而不可亂者雖然天
下之理未嘗有有體而無用有靜而無動本體之中
用之理固有矣至靜之地動之本已具矣所以太極
之冲漠無眹萬象森具固是體也而若以萬像森具
對冲漠無眹則亦可以分體用如來誨所云也然斯
所謂用亦豈以萬象森具直以爲感而遂通者哉只
以其本體之中有用之理故也今且以吾心言之虛

靈不昧只是體也而就其中分體用則虛可以言體靈可以言用又其本體虛靈之中知覺不昧者亦可以言用然夫所謂用者亦豈以靈也不昧也直以爲已發者哉程子所謂靜中有物朱子所謂靜中之動陳潛室所謂體已含具萬用者皆此意也至若王溪之說遽以淺見非議者固知潛妄然竊究其意則未嘗兼言動靜相涵之理而直以爲虛者心之寂靈者心之感感者何已發之謂也然則盧氏之意果以此心之靈只喚做已發底物事耶愚未知此心之未發也卽虛靈而已而及其發而後始有所謂靈者耶近

看大山先生集中亦嘗以王溪此說爲破碎之甚伏想曾入照管大抵天下之理具在吾心而人自不能察識而體驗專務渾全則墮了含糊徒事分析則過於穿鑿古人猶不免此況賤生末學哉當初淺識只自膠守朱子虛靈本體之訓而不曾旁推細思故每承尊誨未能無惑於中近更推求誨意梳去舊見改似醉夢之微醒然於盧氏猶未能脫灑去如非愚慮之得必是執拗之甚更賜辨誨以破迷惑如何篤恭註陳氏說承誨後更思則蓋篤恭二字所包者廣無論已發未發之時有人無人之境皆致篤厚之敬者

是篤恭之意而陳氏只就無人之境言之亦恐偏了
然以中庸所引不愧屋漏潛雖伏矣之意推看則非
必有大病顧何敢更爲分疏寡慾無慾之辨謹聞命
矣盖論語絶四程子嘗以學者工夫言則無欲云者
亦不妨以初學者禁窒之意通看然則苟齋此條只
是推明朱子言外之意如程子絶四之云耶略布瞽
見言不知裁尤不勝惶蹙之至

與葛川金公 己卯

自台駕入洛一未奉咫尺之書繼而有嶺北之 命
則道里益涯角矣雖欲往復質問如向者之爲可得

乎秋事瀾珊北地先寒累年休退之餘擔夯 君民之憂寢饍起定無或緣此致損否蓬萊楓岳又是仙眞宿債竊聞下車之後先辨靈壁之遊評雲譜石盡意而還座下今日之行豈營營勢利者所易跂及哉不勝歎仰之忱着秀禍患悲悴之餘志氣益退懦雖尋數等節亦收拾不上前者下誨中立志不篤之戒眞應此而發也愧歎愧歎近者營構土室數架於家東小谷中賴隣族之助而幾至斷手冬春間可入處與數三村秀讀書其間歌詠先王之道則是亦愚分中一事業而合下家計不成脊梁不硬其不爲無主

之一荒屋耶第切憂惱而已

答葛川金公 癸未

客臘下誨書承坼後一切無便居然歲籥已改伏惟台體神相履端康福着秀年進業退擔荷不起外有閉門讀書之名而內無躬行心得之實點檢日用每覺有劉公度長沙詩意思如此蹉過安得會長進累蒙鐫諭未嘗不以此事獎勵大懼無以仰塞至意曾思劄錄不足掛搭人眼然既爲良遂所知則當依教稟正而方在亂草中未暇整書可留待後日耳撫松之號極稱高致只此二字足以窺退休盤桓之樂如

使陶處士有知當有千載知己之感霞山李說書丈謫在丹邱於鄙家事契不淺晦初聞將欲向彼往返當迤謁門下耳三壯士事伏想聞之詳矣李郭甲乙之論其來久矣而目今事變轉成藤葛下梢頭未知將何如究竟也然龍蛇記一部自是松巖公之手錄而詳考其上下文勢則松巖之叅是會者瞭然無疑其他趙大笑之狀譜誌碣成浮査之從遊諸賢錄吳天破之矗樓詩序安牛山之旌忠堂記鶴峰先生年譜大山先生許多文字皆以松巖言之至於忘憂公事於遺集狀譜誌碣謚狀等諸作無一字言此則今

以忘憂爲三壯士之一者全不成說而獨以詩集註言行錄數條語之偶失照管者認之爲定論上誣天聰淩壓士論甚至有矗石破板之擧而今於慶林之事期於同日列享云是甚氣像是甚擧措盖壯士之稱本非極至之號則松巖無是而不必爲損忘憂有是而不足爲加然後人尚論之道惟當據守先賢之信蹟以明百世之公案夫以太山先生之博雅精通若知有一毫疑案則何苦若是之極力辨正不顧傍人之是非也哉廬江已再發文投下鄕如得三溪一張文以助此邊士氣則恐大有補於此事仰認座

下一言之重足以動得一方縫掖以爲如何

答葛川金公 癸未

閒因北來人伏聞榮衛神觀大異前昔區區貢慮之忱無以仰喻伏乞靜攝清讌爲道加護用副後生之望著秀月前遭姊喪悲悼慘毒無以慰病母葬埋奔走之餘殘軀不健閉戶龜縮職事放廢無多日月只如此悠悠地過了則未知何時可以仰塞受中之天而藉手於師友間也近纔收召精神讀得曾傳或閒閒又閱聖學十圖義理精深細入絲毫眞不可以麤心看得古君子之爲後人開示如此詳且明而一切

含胡鶻突打透不得同歸於醉生夢死誠可憐也來
誨中所引柳州語眞切砭愚敢不服膺曾思書劄說
錄在渚紙未及精書故未敢進其中一條有可稟質
者中庸鬼神章誠之不可揜朱子嘗以鬼神實然之
理言之累發於或問語類退陶先生亦曰此只指形
而下之鬼神性情功效之實然處以是爲德卽其理
也其誠也云云 詳見答李東谷書中 竊詳朱退之意
皆以實理言而大山先生則又以爲此誠字指鬼神
之實氣而言未知何所適從也鬼神固是氣也然不
可道有是氣而無是理要之其氣之實然處卽理也

況此一誠字爲後章許多誠字之張本後章誠字皆以實理言而此獨以實氣言者無或近於認理而爲氣者耶其言甚長而忽遽不能盡伏望批誨示破

與新野李公 庚寅

伏惟仲秋翊衛文丈道體康福著秀單露屏伏自絶師友之益一未能躬執掃門之役焉則只三復責沈之文深自愧恨著也本以最庸下之質妄嘗有志於古人所謂爲己之學者而數十年來經歷無限險難外患迫於前心疾攻其内志氣漸就隕穫學術漸就蔑裂方且愧懼惕厲杜門念咎以爲收身反本之地

而獨學孤陋未得入門路脉思欲就正於當世有道之門而合下病孱又不能遊學顧安得大君子一言之教以救拔此箇窠窟也恭惟門下養德山林出言而爲人則制行而爲世法苟有以是心至者亦皆虛受而引進之幸不以狂妄之不足教而擯斥之憐其愚察其病下得頂門之針則庶或不終至小人之歸而且將卒承教於座隅也不審門下何以發之惶恐俟罪之至

與新野李公

向者獲登牆廡仰瞻德儀少慰平昔山仰之思且眷

眷引進之意藹然見於色辭所以觀感警發於猝乍應酬之間者固已不少而第緣歸事甚迫席未煖而遽然辭退恒自慨念于中因竊念晩學窺管本無師受些少用工每陷於浮泛駁雜之病比欲收回向裏溫理舊業乃以一部心經把作日用程課其有疑惑不通透者間就講錄叅考信乎讀此書者之不可無此錄也但刋補中數三條不能無信不及處妄自劄疑別紙拜稟匪敢非議於前輩定論將欲籍手求教以破執拗之見幸恕其狂率特賜批誨使之因此爲階畢陳愚臆如何如何

別紙

人心道心圖　退溪先生答月川書累言王氏舊圖之失而今此講錄所載改圖中乃反以危微二字書之於性命形氣之前則似是性命形氣之中已有一箇危微之心矣且人心道心是指發處今乃以性命形氣書之於心字之中則似是性命形氣墮在發用之位矣且道心雖爲人心之主宰畢竟是雙關對待底物事而今乃以人字懸之一危字之後者亦恐難曉且此圖果是先生手定之本則門下諸賢之校勘元集也不曾収録而只載月

川集中者又何故也且先生書中有改作圖夾冊忘失之語則安知非又於此圖之外別有所改本而偶然遺失者耶尋常究索不勝滋惑伏乞鐫誨以破迷見

仲弓問仁章東嘉史氏說　講錄中以史氏說爲大失程子本旨而考誤刊補則乃反以史說爲重迷惑之見莫質其從違然更以講錄參究程訓夫人之出門使民也動容周旋自中乎禮則如此等人已是成德君子內外動息粹然一出於正又焉有象恭色莊之病耶程子之必以謹獨爲言者所

以使人先於密切處用工持守旣久素養旣熟則出門使民之際其效自然如此云云以愚觀之講錄之義圓滿縝密非體驗之深者不能發到此未知尊意如何如何

養心章寡慾之義 刋補云雖合當爲底事當專一了此後復爲彼事云云竊謂此一段語若施之於事思敬則可恐不可言於寡欲工夫也夫所謂寡慾者其於耳目口鼻之慾各就其意之所向偏重處必也寡約節抑不使之慾熾情盪終失其本心之正如寡言語節飮食之類皆此義也豈可曰

先了曰所悅之事而後爲口所嗜之事先爲東邊所欲之事而後爲西邊所欲之事耶且朱子以寡欲謂未說到事上然則今就事爲專一上說亦恐非朱子之意

養心說葉氏註由孟子之寡欲可以盡周子之無欲刋補云以工夫次第言當曰由無欲以至於寡欲云云此一段節節可疑周子本說旣曰不止於寡而寡焉以至於無朱子又釋之曰蓋恐人以寡欲便得了又曰無底工夫則由於能寡慾到無慾非聖人不能以此觀之先寡欲而後無欲是工

夫次第之理勢自然者也誠若如刋補所言則周
子何以曰寡焉以至於無朱子又何以曰無底工
夫則由於寡欲哉蓋此兩欲字雖有淺深之不同
然要其工夫次第不在於兩欲字之淺深而只在
於寡無二字之先後輕重也本文本註之意恐不
過如此未知當否如何

太極說第二節註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之合引
之於後而不見其終之離一段著秀每以理氣離
合看了近來學者或以為此指陰陽離合而言著
秀妄著辨說一通而猶未敢自是尋常訝惑於中

未知門下平日定見如何幷乞開誨

第四節註精粗本末無彼此 近聞鄭守夢釋疑中以爲栗谷云精粗本末以氣言此說如何愚意則精也本也是指太極而言粗也末也是指陰陽而言如此言之不至悖理否

答新野李公 壬辰

夏初辱賜下覆書兼有別紙鐫誨旨意懇到義理端的曉人如是焉有不感發者第以至親喪葬無暇硏索更未能一字求教私切慨恨而已今年潦水便成惻界道體將攝以時康護五官應酬之節不至有損

否批誨諸條謹聞命矣固不敢更有擬議而竊有一二信未及處又復剳疑拜稟如蒙善誘使之卒承嘉惠則其爲感幸當復何如

別紙

來教發明敬靜爲一之妙無有餘蘊而執拗之見猶未能脫然盖鄙說所謂主敬主靜皆有用工地頭者非以敬靜分而二之也所以深言合一之意也若以主靜二字專屬主敬之效而不以工夫看則恐在其合一也大抵周子主靜之訓只是言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本於靜未說到學者用工處

南軒引而合之於主敬工夫則這二字同一地頭時分而初無先後功效之可言矣且朱子亦以爲周子主靜是要人靜定其心自作主宰然則主靜之就用工上說有何不可耶竊嘗考之程朱之合敬靜言者有兩款說矣程子曰未發之前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朱子曰敬字工夫通貫動靜而必以靜爲本又曰爲學須是靜才靜事都可見然總亦只是一箇敬此則以靜爲主而合乎敬也程子曰敬則自虛靜不可把將虛靜來喚做敬又曰敬不可謂中敬而無失卽所以中朱子曰動中

之靜非敬其孰能察之此則以敬爲主而合乎靜也今合此兩款說而當處認取打成一片則所謂以靜爲主而合乎敬以敬爲主而合乎靜云者只是一而二二而一又焉有功效之可分哉蓋其曰主一無適曰收歛此心者主敬之謂也其曰湛然虛壹曰靜定其心者主靜之謂也收歛此心而存湛然虛壹之意靜定其心而致主一無適之功當下貼然泯焉無間者非南軒所謂敬即靜之意也耶大山先生答李后山書曰蓋方用力於日用持養之功而所謂主靜者不外乎是不必以敬之成

功者而言觀乎此則大山之意亦未嘗以主靜爲敬之效也明矣區區愚見尋常於功效之分打透不得有此覼縷亦何敢自信耶

來教所謂葉氏云云以寡無之次第爲言者恐爲不易之定論至於絶去不可有之私欲然後不能無之欲自然中節者若以兩欲字之淺深言之則固如是然所可疑者周子無欲之說本非絶去私欲之意也蓋絶者絶去禁止之謂初學之事也無者粹然無雜之謂聖人之極功也豈可以這欲之有淺深而便以爲由無欲以至寡欲哉濂溪考亭

之本意皆以寡無之次第爲言而葉氏亦依此解說恐不必以言外之旨更生別意思也愚故曰要其工夫次第不在兩欲字之淺深而只在於寡無二字之先後輕重也不審尊意更以爲如何

與好古窩柳公

德門不幸尊從氏丈奄棄後生伏惟親懿悲悼何以堪處前者每承道體將攝久有愆度無任貢慮之至見今君子道長更不審燕閑節宣快復天和否仍伏念山南丈席一門鼎峙大闢爐鞴學子雲集四隣未耟之利將及於鄕黨後進風聲所暨孰不欣聳而艷

服哉如著秀者亦非全然無意於此事者高山景行
之思秉彝好懿之誠妄自謂不於人後而喪難疢疾
杜門念咎只得與村蒙巷稚規規於尋摘之工一未
能贏糧抱笈從事大方之門每向風馳義未嘗不騂
然而愧也竊有疑問數條而未暇別幅排鋪錄在紙
尾伏乞勘照鐫誨以破蒙蔀如何如何
心經小註敬靜爲一之義講錄刊補以功效分言
之此說原於程子敬則自虛靜之訓然竊謂南軒
本意蓋以主靜作學者工夫而言此正朱子靜定
其心自作主宰之意也蓋主敬主靜皆有用工地

頭須就此地頭體認爲一之妙而加主一存養之工豈可分言功效而直以是釋爲一之義耶又按敬齋箴集說中亦有敬靜功效之說然集說則謂敬是持養之功靜爲虛一之效云爾則與刋補之直稱主敬之效云者固有別且集說則先言其分之不同而更以一然字飜轉以明其合一之妙則與刋補之直以功效爲合一者亦有曲折踈密之異矣頃年侍龍田丈席略禀此意至蒙推許因有更商之教而不幸未卒業焉至今悵恨敢此更禀

○太極說註不見其始之合不見其終之離一段

愚見嘗以理氣離合之義看過近聞尊門諸少友皆以陰陽離合言之云妄意不勝訝惑倘或家塾講授之際曾有此箇定論而然歟竊詳太極說第二節雖主動靜陰陽而其所以動靜陰陽者畢竟是一太極之爲其樞紐故朱子註中必以理氣二字對待交互說去則不應於雖然二字之下忽然舍置太極而單擧陰陽一邊以明離合之妙也且末段雖以程子無端無始之語總結之然其所以無端無始者亦必有此理秉之而然者故末復拈出一道字以結其語則又豈可以程子說斷然爲

陰陽離合之證耶謏見終未釋然幸有以開誨之
又有一事稟質者蓋謂承重孫婦從服之疑也大
抵婦必從夫一體共事夫旣承重持衰而以母在
之故其婦却爲平常人者於情於義實爲未安故
沙溪立從夫服之法而以退陶說爲證其於從厚
之意爲至然到得曾玄以下緐有礙掣難處之事
故老先生後來又有不當從服之訓而南中先輩
皆遵守定論不從備要之言者自是相傳法門耳
夫從服一事若只施於承重孫婦則雖姑婦俱服
三年而姑不爲嫌然如或降至曾玄承重而其祖

母或母在則亦當何以立法耶其祖母或母服輕服而曾玄之婦從服三年則是世代隆殺之漸尊卑輕重之序反逆施而倒置也如或子婦孫婦曾玄之婦皆服三年則是又無隆殺輕重之別而一切循情而渾施之也天叙天秩自有分限先王制禮之意豈應如是之無分而無序哉如令孫婦從服則必先勘定曾玄以下難處之節然後此禮可行傳之久遠而無弊也仄聞門下方講定此禮故敢此奉禀

與好古窩柳公 壬辰

龜院雲臺之會秉拂說法一方後生莫不聞風興奮而獨箸秀自分爲君子之棄旣莫能攝齊周旋於環橋之列及其旋御也雖得路次承顏而忽遽甚又未得奉玩講錄而有所訂質焉循省愧恨半月十日猶未瘳也應酬勞攘之餘道體將攝不至損害否箸秀一自從叔捐背之後家戶之間絕不聞法語之言撫躬自悼益切安仰之痛蓋人家子弟內有賢父兄外有嚴師友然後可以薰陶感發成就得多小志業而顧此愚蒙早孤失學今又失此依靠倀倀爲冥途擿埴之人所以高山景行於下執事者尤有別焉更乞

隨事指迷俾不至下流之委如何如何但摧頹隕穫
鼎器弊弊自無受敎之地是則可懼也因此而竊有
感焉從叔平日一以謙虛晦養爲持身節度故人或
莫之知然其篤信之學謹拙之法實無愧古人觀於
下庵一記可知已尊門議親之日每語子姪曰吾所
以竊附者方欲夤緣團會講確名理以做晩暮樂事
亦使爾曹幷有資益也此意未就人事大謬婣好之
間想亦爲之憯愴不已也他日記實闡微之言門下
恐不得辭焉如何春間一進實出於執經就正之意
而虛度數日未克從容稟質未知何時更遂此計也

別紙

太極註離合之說來教累百言反復推明發得前人未發之旨而逈出俗儒繳繞之見玩味百回似可以略窺其一班矣蓋近世之爲此說者一則曰理氣離合一則曰陰陽離合來教則雖主陰陽而非若近世所謂陰陽離合者鄙說則離合理氣而亦非若近世所謂理氣離合者妄以鄙說合於來教而觀之其大意歸宿亦不甚遠如得更加斤正則庶可濯去拗見而終歸於至當之科耶然竊詳來教始以陽前是陰陰前是陽爲不見其合終以

陽復本陰靜復根動爲不見其離而末乃以爲何必以太極陰陽各作一邊較量其離合然後爲快也云云則恐是直以動靜陰陽爲不見離合也愚意則竊以爲理氣離合之妙雖然以上已極發明而惟其推前引後都不見其合而離者實以動靜陰陽之無端無始故也則雖然以下之意畢竟重在於無端無始而其所謂不見離合只是中間贊歎之辭勉齋所謂不見他合不見他離正以其無端無始者恐是明曉之論未知如何且來教中其釋合者則以理氣之渾淪無間言之而其於離字

則只以太極之界破分裂言之始終離合之義恐
或相戾如何如何至於混沌之說莊生本意蓋謂
後世巧僞日滋而元氣之混沌者斲喪已滅云云
故感興詩中言陰陽升降至理斯存初無始終古
今之異而彼莊生乃云混沌云氣之死者爲驚惑
世俗之盲聾今來教所謂只擧陰陽始終之無非
至理以明其無混沌合一之時云者恐不是朱子
循環無間斷之本旨如何如何并乞回教
承重孫婦姑在從服之疑略貢愚見自知妄僭而
及承回教援引古今叅酌情文端的有可據區區

蠡管又何敢更有擬議於其間哉蓋從古諸賢之論此禮者甚威而一則以有嫡婦無嫡孫婦爲證而謂至當服其本服如此則其於尊卑輕重之意似若合矣而揆諸夫婦一體共事之義大煞不近人情矣一則以屬從者所從雖没也服之文爲據而謂孫婦曾玄之婦在者俱服三年如此則其於禮義從厚之意雖若近矣而參以世代親疎之分全無隆殺之漸矣此兩說者雖皆各據所見各尊所聞然求之禮意愚未知其當否也至若來敎則引庾氏說下一段而謂孫妻曾孫妻不因姑在而

禁其從服又謂承重者之妻雖若有近輕遠重之
嫌而只是庶婦從服不以承重自居則自不悖於
平時隆殺之本意又謂曾孫之妻若無姑則無論
其夫死時承重與否而當服承重之服若有姑則
旣自處以庶婦又夫沒無加服之義其爲祖舅祖
姑前重後輕者自是隨夫之存沒也云云竊詳此
意眞可謂折衷前言而爲法於後世矣然反復緜
緜終覺有一事礙掣不順者卽前所謂近輕遠重
之嫌也愚意則先王制禮從夫降服一等自是天
地之常經而庚氏下條隨夫服周之說似可爲今

古通行之法今以此爲案而承重者之妻無論孫曾以下皆令以朞爲斷則此已是從厚之服而自不咈於古禮降一等之本意且其姑在者雖或服輕而亦非有大家輕重之嫌如此隱括未知如何但夫服麤衰而妻服華采者誠極未安雖令服周而三年之內以素服從事亦似穩當幷乞勘定回教如何如何

與廣瀨李公

今日見天心伏問氣體候若何九曲韻著秀亦嘗忘僭續貂而悲悴中不合言詩且辭拙不足示人藏之

久矣然不敢有隱於函丈之下率爾呈上要之已陳之芻狗不能出新意且向日多言害道之教爲可懼伏望痛賜批評毋使入他眼如何如何溪曲韻不詳其曲名故闕之函丈所和諸篇亦欲精寫一通爲索居奉玩之資而無紙本姑未果耳

與月梧金公 會運 癸酉

春氣向暖伏問靜養氣力履茲若何就白大父狀草先子之所常留意而未就者也昨年秋謂不肖曰先人遺事非秋月不能故所以仰提者數矣而今姊夫重遭慘毒淚眼未乾可從容更請之此吾父之末命

也况念大父遺命之丁寧於座下者意實有在而先
子之托又若是懇惻則從叔之不敢自當固非退托
也且從叔則不過家庭記聞又豈若座下之爲公言
哉不肖生晩大父之儀容謦咳未能識得其萬一者
此平生之至恨而尚幸座下出入鄙門陪侍日久見
聞之詳非若他人之比誠能惕然垂念早出一副當
文字使後生癡孫得以窺祖先言行之終始則其爲
感幸當復何如前冬誄文末亦提說此事可知戚念
之未嘗忘于懷清齋韆玩之暇須從近留念無孤先
人之托千萬祈懇

與月梧金公 甲戌

不肖輩之遭變在十三而受服在廿五小祥變除若十三則疑於短喪退以廿五則恐或過制前輩所論不一何以則情禮無憾也人家遭此等變節者受服於旣月之後則退行練祭較然無疑著等則受服只在一月之內或當有商量耶退陶先生曰追後聞訃者卽在其月之內則恐當依愼齋日數不多以忌爲祥之教變制於當日無妨與踰月聞訃者不同近世先輩亦以爲追後聞喪者成服在喪出之月則以喪出之日變除似無所妨此兩說恐爲定論然不肖輩

愚騃蔑學未嘗從事於禮法之家故當此禍變之日未能斟酌情文隨事慟恨幸須詳細賜教千萬企仰

與江皐柳公

著秀再拜白愚泉文丈座下當此法門衰敗之秋吾嶺之禮樂詩書盡在江右一方竊伏惟門下養德林泉學有淵源後生之所仰望不啻如高山景行況念門下於鄙家事契不凡夤緣請業躬奉灑掃之役則以大君子容物之量何遽有門墻之麾哉然而險釁餘生杜門屛跡徒有凡民好懿之誠而未遂百里贏糧之願向者德星東聚林壑生輝數夜陪歡忝聽雅

論自不覺胸中之消吝而尤有恨於登門之未早也
返旆時正值潦水淋漓不審執御已旋道體節宣以
時衛重否著秀將毋依昔但塊處山樊所與從事者
惟村秀數人而已盲行尸居悔尤日積外有讀書求
志之名而内無向裏爲己之實如此做不做安得會
長進竊念此事全靠師友鉗鎚之力而一味離索自
絶於當世有道之門如蒙時賜警誨對投良劑則庶
可救拔得一半分病根而護疾忌醫者何能聞苦口
之良言哉只祝爲道加護庸副後生之望

答江皐柳公

前秋伏承下覆書所以誘掖奬勵警發昏愚者深且切矣擎讀以來不勝感幸而胤賢之歸適以他撓未能仰謝至意以體書疏當面之教至今愧罪自訟向德之無誠也歲鑰倏新伏惟天相斯文道體康福着秀毋病自冬初危証迄今四朔差復無期心慮熇煎神精渙散塵編蠧簡便作笆籬邊物而三餘虛過一齒又添年少力強之時尚如是何足論前頭進就耶每誦鐫誨不覺愧汗之沾背也至若由淺及深先卑後高之教尤切於下學田地敢不服膺竊自念着秀有志此事者蓋亦有年而惟其才智魯下故不敢徑

趨高遠只得隨其分限做將去修行則以灑掃應對爲本讀書則以語孟庸學爲先而至於性道之妙象數之微與夫文章史學之類不敢妄自探討亦不敢輕與人說以此拙法把作入頭門路然合下意見不端的而無向上實得之效又無賢師友在傍提警之故此念未已又別生他念此書未訖又欲看他書如此繳紛病根不少將不免遊騎出遠多歧亡羊之譏矣方自患其病而不知救治之方何幸門下纔接引數日夜密察其病處拳拳發藥辭約而意盡苟非大君子開發之力幾何不爲暴棄狂惑之類也近者偶

看小學一通試以古聖賢嘉言善行驗之於自己上日用行事之實則無一事不矛盾無一言不鑿枘於是乎輒懮然惕然羞對卷中古人而尤覺尊誨之爲頂門上一針也始欲回頭來從事於做人坯樸之中而年已壯大立志未篤又不免扞格不勝之患未知何由而可追補舊愆來誨既發其端矣更欲隨事箴砭以卒其惠則著雖愚不肖謹當策駑磨鈍庶無負引進之至意也

與霞溪李公 壬午

騆駕趨 召方喜 天眷之隆鵬舍僦居旋嗟世路

之艱然君子處患之道養之素而講之熟無入而不
自得伏未審維夏謫中起居候神勞萬衛碧水丹山
老先生遺躅尚存座下之適來玆土管領仙區水石
亦豈偶爾耶春水生波蒸霞滿岸放舟龜島潭上極
幽遐瑰環之觀又有賢師友過從助發江山文藻否
區區仰德之至便覺烏石靈源去人境不遠也著秀
自春初出入鬼關首尾三數月而餘毒尚未解重貽
病親憂慮悶歎柰何自御者行遣之後與靜父奔走
同患於人情固宜而纔經大病無路蠢動且丹峽烟
霞是宿昔夢想中物因緣一覽則是座下賜也而旣

失紅絲之辰少俟涼生是擬耳然旋竊念　宣室之命繼至則座下雖欲久於此不得是之耿耿耳伏祝隨遇素位爲道自愛

與霞溪李公

春間蒙惠贈瓊什語及先故深致奬勉之意不勝感荷而憂病慵懦迄未仰答尋常嘶罪而已歲色垂窮寒威逼人伏未審道體節宣康泰過庭諸履懽勝否日前伏聞以白雲洞主廣招生徒通讀節要一部云當今法門衰敗之秋只此一回普說足以聳動觀聽而顧此洪劣恨不得躡光塵而聽緒論也如有講說

劄錄幸爲開示以破蒙陋如何如何伏聞近有臺端
之　除累年家食之餘此亦少強人意如有　召命
則去取當何決竊想已有定算然愚意則恐不合固
守東岡又如往年之封章辭遞也未知如何著秀坐
在憂窟虛送三餘心志尤覺膠擾志業尤覺摧頹不
但無新知幷與其些箇舊所得者而失之如此悠悠
何可與論於向上事耶間取霎時光陰看得十圖與
四七辨一通或不無窺斑之得然一味離索絕無師
友辨難之益古人所謂獨學成孤陋者眞此之謂也
前惠新居韻佩玩常目以替座右之銘而其中不向

門墻事祭尋一句尤有所惕然感發處蓋古亦有隱居求志之士然自非超邁之姿獨得之見而一切守株窮巷膠固見聞則高不免爲猖狂自恣之類下將淪於滯陋暴棄之科是以聖門教人之法旣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愼於言而又必繼之曰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若但以自信其志行之篤而無意取資於師友講劘之力則何由而知其趨向之邪正見詣之得失而爲造道崇德之基哉著秀亦非甘自抛退全然無意此事者也然而早孤失學杜門屛棄因循媮惰居然作四十無聞之人於是

乎思欲贏糧遊學就質於當世有道之門者非無夙昔之願且竊念吾東方詩書禮樂盡在夫子家中先生長德牢落相望如得周旋大方習聞吾學淵源之正則庶可爲迷塗之指南而家貧親病墮在塵臼內而無潛思實得之工外而無就正資益之效每閒居靜念未嘗不仰屋悲歎今承箴警之語益切愧汗之沾背也雖然門下特以先人之故収恤遺孤幸望勿以其自拋而終棄之時賜警誨痛加鞭策俾不爲吾黨棄人則先子之靈豈不感泣於冥冥耶前此尺牘往來只自叙寒暄而已未嘗有請教求益之語今因

詩語畢陳胷緼旋不勝悚罪之至

與霞溪李公　乙未

山陵禮畢普慟罙深旋駕有月而刼火潦霖之中恨未修起居之候即奉靜父兄伏聞道體頤養康衛但靜父伉儷之慽荐酷甚矣止慈悲念何以堪處見帶實錄編修之任清望所屬義難辭遞不審上洛當在何間千里遠駕一年再動旋切伏慮之忱耆秀春夏險難僅免衡扼方擧子逐逐之際閑處山齋隨分自適似若有多少好意思而慵懶轉甚日兀兀無所事眞諺所謂僧俗不及者伏歎柰何

別紙

竊惟實錄之筆所以揚 祖宗之美烈作後世之惇史者也其所係至嚴至重茍不從公而備著據實而直書則何足爲天下之公言哉今是錄之大綱大目惟在於正名分明順逆二事而已恭惟我大行王早承艱大之業備經板蕩之會秉執之正而先名分之嚴笑斷之赫而判忠逆之分蓋其初服之一二大做措足以闡 先朝之義理扶萬世之綱常而至於壬午年江都撤棘尤可以建天地俟百世雖其阨於時勢有志未就者十居八九

而大綱已正大目已擧凡玆數事之關於盛德大
業者謹書而詳記之于以明　先王之心事待後
人之公論者此今日史臣之責也雖然朝議難免
歧貳時事不無忌諱如欲據實直書則有乖於物
論只得從衆依違則不足爲信筆不審其時進退
從違間將何以處之伏惟門下正直不撓素多不
諧於俗更乞審度權衡不激不隨無使外庭之人
得以隨後譏評而永有光於石室金櫃之藏是區
區之願也草野愚賤之見難乎免於出位犯分之
罪而顧門下無異家人父子之親故妄言至此覽

後勿入人眼如何

與霞溪李公

獻發有日伏惟頤養道體難老萬泰疏事當初 命
査之日固已慮其空言無益而下梢究竟不徒無益
乃反以忠直爲罪案噫道之難行從古已然何代無
王淮唐仲友爲世道不勝慨惋然伏想曠度自樂不
以世間一切與奪升黜爲忻戚矣老先生與高峰書
中擧延平草衣木食之語又引龜山詩好藏清艷月
明中之句此正是今日要用大君子雖有經邦濟世
之術其柰推不去何哉日前因金學士汝雲得見朝

紙則今初九日政特 命叙用從此有君子道長之漸耶著秀孤露病伏百感彌新居指年數居然爲五十無聞之人先聖所謂其終也已者甚可懼也去冬讀得羲經一部究看進退存亡之說益信吾人修身立命之方正在於此而但傷無師友之益卒莫能覷得聖人之精縕伏乞門下有以提敎之也

答東園金公

秋冬以來候問阻絶恒切慕德之忱卽拜德庸兄兼伏承下誨書擎讀百回忻感交集繼之以縮恧也因伏審靜處溪亭日有讌樂聯床體韻以時康泰區區

賀幸島容仰喻著秀親癠添越奔走刀圭者洽滿數月元證雖似少歇坦道未可以時日期煎泣柰何似許中尋數等節固不可論而三餘垂盡虛擲多小光陰只將爲四十無聞之類而已日前幼徵甫過訪謹以前所云新居韻使之轉浼於門下而下敎中不提或恐未及照管矣蓋巢居苟完妄有述懷又有霞翁曁從叔諸詠而不可有隱於門下故瀆冒呈上然不宜掛他眼以速笑囮也幸垂覽後亟爲還投因思和贈以侈蝸屋切仰切仰

答東園金公

月前伏承下書深感眷恤之至且審十行華牋筆力遒健聰明運用之節可驗清旺着秀入夏添疾久廢巾櫛而意外鄉任此際來逼官責急於火悚悶不可言方再三控辭期於解遞尙蒙鄉大老指示之方卒免大戾則感幸當何如前書中草木精采衆皆悅服之教恐不免過重末段數句語當服膺勿失而但病懶日甚學不加進恐無以仰副奬勉之意也切有一事懇布者知我先子平日惟座下與霞翁而已霞翁在時嘗乞數行幽誌霞翁卽諾之且令修遺事以來而未及遂誠人事遽變慟恨曷追竊欲更請座下而

篤老之前很不敢發者亦久矣然不肖之欲乞一言
非爲鋪張先美也實與柳柳州碑陰記先友之意同
座下必有以諒之如蒙肯許早晚當躬造陳懇也

答東園金公

向因再從姪庭麟自仁里歸伏承下教書兼以誌文
及墨帖諸幅再拜擎玩感淚無從孤露殘生何以得
此於門下也蓍秀之仰請文字其志實慽矣而及奉
盛製切實懇惻紆餘簡當辭無夸而意無遺苟非知
之深何以至此謹當珍藏而鐫刻之以圖永久耳至
於書贈擬古詩誠亦稀世之寶然以蓍秀之洪劣而

謂有靖節志趣則恐推許太過無乃戲墨之餘重發戲耳之敎耶

與四癡窩柳公 丙戌

西瓜已熟移佩海符蓬壺瓊窟可作句漏仙吏伏問五馬南下暫歸鄉里仰惟積歲遊宦之餘棣床湛樂淸讌有相未知上官期在何間軒車未發之前始欲趨拜門下而親癠懍㦗身亦自苦寒病勢莫能必而海山千里仙月滐蒼只當付之夢想之中而已伏祝行車利達視篆加護

著秀五代祖考嘗莅此郡秩未滿而解歸王川翁

與先祖書云向過高城邑人皆不忘執事可見德
惠之及人云云郡閣或有遺蹟可因便示及否

慕亭先生文集卷之三

書

答柳定齋 致明 乙酉

欽仰德義恒切執御之願日昨天必兄見訪兼致下書勉誨諄複譪然溢於紙面三復擎讀無異躬周旋於文几之側也因伏審壽闈定省之餘道體崇衛觀玩有相尤不勝仰賀之忱禮書幾至卒業未知何等大家精力能了得如許大家文字當法門衰敗之秋後生之屬望於門下不第在名位上願趁此家食靜養之日益懋久大之業以表率吾黨子弟則如著秀

之無似者亦當趨走下風恭承音旨也著秀資地魯
下塊處寡陋年來用工無足仰塞垂問之意而春間
又被鬱攸之災奉老棲遑心志尤覺膠擾近纔新卜
小邱於仙淵之西頗有園林之趣從此可免露地睡
庶幾賴天之靈閉門看讀把作下士拙守之法則於
愚分亦云幸矣但漸成離索一味悠泛安得側聽大
君子緒論以發蒙蔽也

與柳定齋 乙未

東土無祿普痛如喪況伏惟明良際遇昵侍 經幄
曠世非常之恩殆若天相斯道而一朝弓劍遽遺攀

號罔極當復如何夙夜賢勞之餘宿愼闔發勢所必至千里遠忱不勝馳慮臘末轉承辭遞還山當此震悼之日想不免去國之悲而其進退行違之節隱然暗合於大先師丁卯故事且復解脫重擔負得以就閑將攝亦得爲道愼生之方區區旋切慰幸着秀去春歸尋故里山齋頗有泉石之趣政好閑居枕漱草衣木食以料理冷淡家計也惟一切此箇意想尚耿耿不化而外有憂患之擾內有孤陋之歎兀兀度日放廢天職將何以補舊愆而收新功也仍竊念着自弱冠時夤緣從事於法門大方固有素矣不幸先生

丈席長第棄後生則吾輩之所傾心於下執事者不
翅若迷道之指南黑窣之光燭幸以燕居攝養之餘
收召後進益懋大業則雖此愚無似者亦當勉策駑
步奉以周旋於禮法之場也然下執事方佩一國重
望竊恐 君民之憂又復來逼而山野之日不能久
也

別紙

因山前朞服變制之節考諸常變通攷有一二證
案似當於初朞之日主事者外皆可依前除服故
此中數家如此行之近轉聞尊意以爲凡服朞者

幷不當除退待　因山後爲可云及聞此語深媿
攷禮之不審也然愚意則朞服雖是重服而禮限
止於十三月若非主事者則雖準月除服恐或無
　國葬前行事之嫌未知如何
國恤中禫祭之節攷諸禮制似不可行而近聞一
士人家直備禮行禫云或有他可據之案而然耶
愚意則終祥之後以直領平涼子終禫月而或丁
或亥設位哭除似宜至於奠獻讀祝之節恐不可
如禮行之未知如何
江右一士人家以特癘當變而一室傳痛過五六

月後始得成服小大祥以成服日過行而大祥後
間一日行禫云此則恐大不然成服既晚而祥事
亦皆退行則禫祭亦當中月而行豈可以過時無
禫之說牽強爲證而行禫於終祥之再明日乎幷
乞鐫誨以破迷惑

與柳定齋

久違承誨恒庸戀德謹候邇來令體動靜何如鄙門
尚友公行錄苦被邁秀弟哀懇僶勉構草其一言一
字非敢撰出臆見本之以家從叔所述遺事及平日
所聞於門父老傳誦之言而其詩文之斷爛遺落者

亦略綽附著以發明志行之萬一然非欲以是而示諸人也且渠所劄錄似不成頭緒故戒以幷皆深藏勿出以待後日看究竟不意渠乃輕進于門下而不爲寡陋藏拙聞之慚汗然而旣入良遂照管則雖欲掩匿而不得且著與邁俱受知於下執事有別想厚恕而有所軫念矣萬望憐其志而賜以數行誌碣幷著旁所錄痛加斤正回教如何邁弟合下樓肩之跡又作窮鰥喫了無限酸楚恐其些少志尚摧沮益甚無以自立幸以是提警使之王成如何昌原居金斯文爲其先院陞號將納刺門下奉請常享文字而聞

着秀於門下分深迤訪弊廬苦要得一言介紹竊見
其先祖事蹟足以表見於世且已有立齋翁撰述則
門下亦不應辭却不審令意以爲如何

與李致章 在翊 甲午

往年竊聞執事以山南老詞伯晩稅林鞅作雲水中
好主人不佞每逖想德義風流與夫東倉泉石之勝
未嘗不發於夢寐適者因事一出得御龍門因以講
自出之誼叩閑居之趣傾倒無餘焉則其於應酬神
氣之間已令人心融意解而彼烟雲水石之媚嫵眼
前者姑有所不暇論歸語北方故舊自以見南州高

士爲榮幸也不審邇來端居味道動息冲衛評泉譜
石日有嘯詠之樂否明院事變見今何居閑雲流水
亦入是非林中而執事文坐在裏許頹波砥柱衆望
攸屬切願善處其間不激不隨圖所以尊衛助順如
何如何簪秀尋巢之後連洎至親喪葬擾擾無意況
近纔少靜貼得以溫理舊業而多歧亡羊有退無進
顧安得老宿如執事者以資鞭策也且吾輩倦遊前
期杳然爲誦隱候詩語不覺悵悃惟祝益懋晚修師
範後輩時憑南雁以惠德音也向者謂當有數句續
貂而客擾之中詩思枯涸負逋多矣謾以別幅呈似

可備閑中博祭之資耶

與權聖能 戊戌

向者一出荷諸丈提携之力信宿巖齋虛往實歸浮生百年更能辦此勝事否追想德義尤不覺黯然際茲窮涸齋居靜候衛重冷淡家計自是吾輩本分修身立命正在此處況有芻豢菽粟之味足以濟腹中之飢近日意想何如觀玩何如推其所得以救貧交是所祝仰著秀山巢縮伏自成懶殘枯禪而陳編契活兀兀無好意味況念蹉過數旬居然爲五十無聞之人回顧平生做得甚事第切咄歎而已頃日續貂

諸作近思之間有合改處更書呈似視至如何

答金顯之 壬辰

夏間辱賜下覆累累數百言指陳無餘蘊且使蒙陋者更貢謏見思所以裁擇此古道也反復莊誦心開眼明犂然有拚世知遇之感卽今秋事闌珊伏惟問寢餘湛樂有相著秀孤露餘生去益踽凉從叔下庵翁奄棄子姪屬此先德淪落之秋思欲十分加勉收拾所聞以補前日踈謬之恨而鼎器弊弊抖擻不得其亦終於下而已悲歎柰何細玩尊論端的有可據平淡有餘味深有得於昔賢問學之旨誠格論也著

雖愚陋亦何敢外此爲說哉但以鄙說爲深懲口耳而欲廢道問學云爾則似恐不能盡乎人言也且以爲必欲尊德性下工夫處在道問學一邊云未知尊德性是什麽底事而其下工處必在道問學也孟子只曰學問之道求其放心而已矣曷嘗曰求放心工夫在學問云爾耶愚意則尊德性自有尊德性工夫道學問自有道學問工夫固當齊頭着力不可一邊偏重而其下工之際亦有相須互用之妙德性旣存則問學上工夫日益專精問學旣明則德性上工夫日益崇深朱子所謂如車輪鳥翼之不可廢一者非

以是歟又按朱子之言曰若於道理上看未透須於尊德性上用工若德性上有不足又須於講學上著力又曰今日之弊務講學者多闕於踐履專踐履者又以講學爲無益殊不知因踐履之實致講學之工此二說圓滿周備加減不得來諭因此以明之者固善矣而第所滋惑者於此兩說皆截去了上段德性踐履之語而只取下段講學字無乃深懲末學之妄語德性而其於大賢之訓亦有所存拔抑揚也歟且著之前書云有志此事者先立其大涵養深熟而補之以思辨資之以講磨輪翼幷行本末相須則庶不

失古人爲己之學而可免於道聽塗說之病此卽朱子之意也未嘗以廢問學爲言而乃反斥之以矯枉過直愚陋至此輒戄然若失不自知其爲說然竊嘗聞之尊德性者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者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子思之作中庸也必以尊德性先於道問學者意實有在而朱子又釋之曰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觀此則朱子之意亦以尊德性較重而兩下工夫也不明乎此而但道尊德性工夫在道問學一邊則不幾於偏執不通之論耶要之舍問學而專靠尊德

性固不可也後德性而偏主道問學亦不可也此三者大小相資首尾相應初無彼此先後之可言故朱門爲學之法必要交致其功纔覺有口耳流循之弊則反之於涵養本原之地抑或有禪味偏枯之病則濟之以講習窮格之工雖一日一時之言而或如此說或如彼說豈可以是盡謂有初晚之異哉蓋嘗以尊德性銘程允夫之齋而又其答允夫書曰大槩此事以涵養本原爲先講論經旨特以輔此而已此銘此書皆是夫子年四十時事則其初年之未嘗專主問學亦可證也篁墩不之察焉而乃一切以初晚分

言者豈非誤後學之甚耶噫吾夫子造道凝德之功不外乎博約二字故其所以爲教者亦未嘗偏主一邊門生末學之流於口耳者是諸公不善學者之罪則於夫子何與焉後之學者只當尊信此訓而求至乎大中至正之域崇其德性而無陷於江西禪教之門道其問學而不至於嘉定末流之弊則斯可以質諸往哲而無疑矣豈有一邊偏著之失耶且著也之尋常自點檢者亦熟矣日用云爲之際非無尋摘講覈之工而未能實得者都由於心志荒雜脊梁未立家計不成也愚故妄有所云云此皆經歷體驗之言

豈直深懲口耳之學而然耶如是覼縷不勝悚仄然此亦道問學中一端事區區辨質未必有助於高明而且將大有益于迷滯君子虛受之量曲賜恕察一一鐫誨則其爲惠幸當復如何是所拱而俟也視不下帶之說未知高明之見更何如禮曰父則遊目毋上於面毋下於帶此所謂帶是指父之帶也張子曰視國君者不離紳帶之中此所謂紳帶亦是國君之紳帶也今視不下帶之說與此無異高明之必欲看作已之帶者無或偶失契勘歟酌則誰先之說兄若長於鄉人而鄉飲之禮序齒旅酬則亦可先酌於兄

誠如德彥之言然若以兄與鄉人對賓主而言則主人敬賓之禮豈可以兄年之稍長而先酌於兄乎且此章問荅本是以庸敬斯須之敬分言之兄與鄉人之年甲高下不須較量而酌之先後亦不可一切局定說也聯床講討必有定論幷爲回敎如何

與金表兄民則

千里跋涉遠庸不瑕之慮累得京信備審鹽虀之況慰仰難量竊聞近來南士之在京者往往從事於沒緊要處不復就近裏上用工大非吾嶺本色昔退陶先生之遊泮宮也斂然自持動靜言行一遵規繩人

或指笑而不顧也鶴爺少時將入泮問于陶山曰居是邦事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都下必多仁賢往見以資講益如何先生曰爾今日第守靜吾兄平日想撿得及此而愛德之至聊爲誦之倘賜収納否至於進取一款以兄之好手分不患不太做措惟一切以眼前事把作究竟法異日歸侍以爲榮親之資兼所顒祝着秀慈候恒無安意且一月愁霖極令人惱殺如許中日用事業一味悠悠地過了咄歎柰何

與金民則

如有鄉信幸寄一字以破鬱陶也

復我邦族甚是得計況卜築於陶仙之側剩作山水主人晩暮優閑之樂尙益不貧矣家計冷淡自是本分中事安往而不得哉先稿想已淨寫一本屬此淸暇之日與尊門諸老輩團會仙亭更加一番刪潤此今日之先務且秋事登稔經費不至甚窘可從近料理否著秀今年病伏甚似前年少有動作百祟幷發一箇身與心尙此収拾不上如此而安得追補贂則以圖桑楡晩工耶循省媿歎而已

與鄭世彥 戊子

往年執事之遭所后姊氏喪也長哥兄不爲服著秀

心竊惑焉偶於沙谷會中畧貢愚見曰出后雖有先後而旣是父之姊妹則於我實爲姑母有姑母之名而豈忍無服乎座中諸議皆以爲父未出后之前子先爲人后則生父之所后姊妹於我只是族姑母也立服甚無義著秀又云若所后先公之喪長哥年及受服則以己先出后之故而亦不受服乎諸議又以爲若是親盡族疎之間則不服生父之所后父前已有行之者云云著秀以寡陋不逮之見不敢妄立孤論於聚訟繳紛之中只自慨然含默而退尋常不快於中者久矣近者乃得一證案於是乎自信愚言之

不至甚錯而益知禮意之不外人情也有人問于大山先生曰爲人后者之子前已出后則其子爲生父之所后父其服如何先生答曰畢竟是父之父當服大功云云竊演湖翁之意則禮者稱情而立文也無論出后之先後族親之疎密而父旣以父事之則己亦當以祖視之故特斷之以大功而服以出后孫應服之服此論旣正當則前日諸議之力言無服者可謂紕繆誤人之甚也以此推之旣於生父之所后父以大功服之則於生父之所后姊妹亦服以小功之服者其於人情禮意豈不甚當乎從古好禮之家往

往有從厚之論而於輕重隆殺之間有可以變通者則亦不禁其緣情而立服況於父之姊妹乎其情既厚則其服亦稱之豈可一切膠守其出后之有先後哉前日之失今不可追然既知其失則豫須講究其於異時之或遇此等疑節庶不更襲前謬者此亦好禮從善之意也前既與知其事故終不敢有隱更須深思湖上之訓因以博採知禮之言以破迷惑之見如何如何

與金禹書 鎭龜

南州得御之後又奉高齋一夜之款風流德義之盛

固足以警發懵陋而第緣人事膠擾未得從頌質疑
細承精確之論是庸爲恨見今歲事垂窮閑居玩樂
動止冲裕著秀自秋冬來苦多鞍馬之役心思不得
寧靜又寧有實地功用會做得自己家計耶須者川
水名碩以適庵集校勘事齊會松石而不倭亦叅席
末留連五六日頗有講討之樂誠不易得之勝事也
歸聞執事設講座於天燈山下又有來汝之教而巧
值東遊得於彼而失於此缺界事未易圓滿有若是
者歟屬此法門衰敗之秋執事乃獨倡起一方秉拂
說法娓娓而不知倦只此風聲已足令吾黨增氣況

因此勉進使鄕里後生同歸於高明博約之域則斯
文之幸又當何如也講會劄錄切欲奉玩倘或因便
惠示則雖不得初平之聽說而文字往還亦當有抽
疑問難之益矣勿靳許如何如何

答金啓魯

前秋惠牋意寄悠遠傾瀉臨川惜別之懷申之以歲
寒心期擎讀百回冷然若海上松風颯颯牙頰間也
但病懶因循經歲稽謝辜負厚眷愧窘何喩今年即
吾兄一周甲竊惟海屋添籌神勞茂福日對齊眉之
案以娛晩暮光景爲之慰仰著秀春來多病衰悴轉

甚區區尋數之工作得旋失做了世間甚事而遽至此也松亭記前此已承謬囑今又見督斯可以隨分塞責矣然來書鋪列已帶得記文意思無復餘蘊又何敢外此而別出機軸只得以尊書爲案本而依樣畫葫其於起止處略綽用已見引古語以寓同人警勉之意妄自謂文雖拙而意則備矣然吾兄隻眼高千古其肯以是爲可取耶須痛加斤削更賜開示也須對鄭元章有秋間敬亭之約此計若成當趁通座下以續前春之會耳邇來有何閑事業時惠德音以示同行是下交之願也

答李仲聞 晩淑 甲子

鳴王之遊樂矣一別經年夢想悠悠每欲以一書道意顧頹懶未就乃今吾仲聞先之徽言雅論滿紙傾瀉怳若坐德輝樓上重與講討也竊惟座下質溫而心靜知明而義精深有得於夫子家學循此而進則將無遠之不可到又豈有却步求前之歎耶益懋大業以張吾軍切企切企著秀澗谷中一陳腐耳衰頹不振寡陋無聞卒莫能補舊愆而資新得是豈非年富者之所視而爲戒耶且後生輩稍長者功令於役志不肯向此邊從事幼者鈍根難解竟日苦口爭說

殆似棒喝禪宗還可笑也又焉有講授之樂可以供
垂問之勤耶昨年刊所會校之日妄有所一二指摘
而亦未敢立己見只謂某字恐當作某云爾至於從
違可否則惟主管諸公是視耳今承來諭過於推借
乃有的確精當之稱令人悚仄不敢承至於新刊中
闕字之示不覺憮然向時合席也所以拈出誤字逐
旋釐正者凡幾處也然而篇帙浩穰聰明不逮或分
編各看或相對合校而竟未能究觀一通愚意固已
慮夫閒有未盡者存所以嘗拜書於會中僉座以爲
刊畢後更須校之又校十分精審而諸公急於罷歸

遽然卬布蕘言在所廢矣其後閒居之中竊欲奉玩新刊叅攷舊本而此邊無新帙可借處尋常自以為恨然豈意脫誤之多至於此耶此書將流布四海不可令一字欠缺礙天下後世之目也可正者正之可補者補之又何疑焉須稟質于理韻齋及仁里琴丈商量補完俾無餘憾如何如何

別紙

八條中上三條聞已補入甚善不須論下五條內答艮齋書論其用下脫工字是會校時所已言者而仍舊不補何也闕此一字文理不成恐斷當追

補至於答文峰書中爐炭不足下勢字答潛齋書中出於初七下日字靜庵行狀中可見矣然下而字有則似圓滿無亦不甚害義此等處揭標板頭以備參考如何若逐處鑿板塡補則恐歲久有缺落之弊故云錦溪祭文中縹緲下兮字之脫其下文揆分義兮大乖兮之下兮字舊頭標以爲一本無此上下二句文法正相似且攷鄙中所在舊本亦無此一字仍舊闕之如何不敢知不敢知向時諸公屬刊畢後告廟文故妄有構草呈似

答孫孝儀 乙巳

春間遠投情翰副以詞律二章瀉出前冬未盡之懷盥薇擎讀勝似百朋着是何人而遽得此於南州高士也即宜報謝以達鐫感之衷而南信無階迄玆遷就辜負厚意第切包羞歲色垂窮不審兄德履珍嗇端居玩樂之餘亦有纂述劄錄可以播示同人者否畏壘尸祝百年而公議始定縟儀已行斯文之幸也着秀深居澗谷老益慵拙隨分飮啄而乏資身之術反己循省而無踏實之工只是箇空空一鄙夫耳方且惕然愧窘之不暇而老兄乃反以安貧樂道等語謬加推借着於老兄托交雖晩而乍接淸修雅潔之

標若有所犁然契合者老兄其亦有取於此漢冷淡家計而故欲引進之耶惟願益懋晩功時惠德音㕡以歲寒之心如何如何惠詩三復諷咏之餘忘拙續貂又有不盡之意疊前韻以求教恐不免多言害道之譏也可博一粲否

答趙穉泉

去冬承金啓魯書讀未竟吾兄惠牘踵至仍念前春之客遊臨川也二兄不期來會極歡而罷今玆兩書又若相謀然誠不偶爾也神交感應其亦有不言之妙也歟況惠書珍勉之言實非等閑文字尤不勝鐫

感然病懶甚拕至春半尚未修謝爲得免逋慢之誅耶記得少年日再入仙山登媚雲亭上想慕先先生之風退與仁里諸益會宿月麓做得文酒之歡于斯時也法門耆德磊落儕友僉君子表表可稱菀然爲山南大方邇來數三十年之間滄桑累變人物蕭條古家文獻非復前日之好光景而在昔年尚少之如吾兄者乃歸然居長上之列人世觀居之感當何如也於是乎遠想高樓每有膏車秣馬之願而著亦老且病矣無路作百里之遊則夫以平生齊甲之誼居然抱卅載離濶之恨只自向風馳義黯然勞神而已

去年一行天借邂逅之便留連五七日之間文字以
講確之詩句以唱酬之兄之賜甚侈而前日所茹恨
於中者亦云少紓矣安得繼此而更上高亭共讀夫
子家書以寓高山景行之思也重爲之慨然一唏也
仰認兄早承家學趨向已正守之以耿介居之以恬
静晩暮充養之功想益密矣何乃有疑難滿肚荒墜
先業之歎也如着也者終老嵌巖無他外撓似若有
閑中職事可以收斂身心而病在立志不固老益頽
廢秖今爲半上落下之人眞所謂名實不副者尋常
自訟之不暇而來書中乃以涵養進修等語過於推

詡是豈責善輔仁之道耶貧病自是吾輩本分來諭所引朱先生語忽到熟處自無戚戚之意云者眞旨訣也敢不服膺而體行焉

與金聖觀 鎭華 丙申

韓子詩所謂出宰山水郡讀書松桂林者正是爲執事準備語也竊聞政清事簡觀玩有暇暇又往勞看山悠然作睡中仙吏仕宦而得此清福不亦難乎著秀巢居㵎飲自作守齋山僧隨分尋數亦不敢全然擔閣而年衰志頹苦無進益畢竟爲五十無聞而止耳如執事者早出脩塗擔夯人民之責與夫逸民之

無所用心者不可同日語也切願以朱夫子答鄭諸書中語爲宅心處事之要而資之以窮格講討之工勉究大業克紹家學則吾黨與有榮矣處士閑談謬妄至此想或以補仁責善之意而恕之也族孫今始進去可想客地欣握矣蓋此子稍有志尚而趨向未定發軔之初便郎往來官衙惟聲色遊玩是好服飾華美是事則恐玩心或蕩而不知撿且今年述作頗有長格之望若久於彼而悠泛度日則亦恐或有退而不能進須使之謹出入愼言語絶嗜好廢遊宴一切從事此邊而逐日考課俾無作輟無常之弊如何

如何非但渠責任有在且是從我遊者故於心不忘如是煩奉耳

答柳載可 厚祚

在湖縣日遠記窮交辱惠存訊副以數種情餽鐫感實深而未幾仙島移次且緣居僻失便未卽修謝曷勝愧窘竊惟山郡事簡政履淸福嘗見陶山集中有平昌東軒詩一篇而極道山水幽夐之趣今公適佩符茲土坐餉烟霞之勝眞不讓句漏仙吏也前書中山齋觀玩仙凡逈殊等語無乃帶嘲諷意思來耶令人奉呵須於視篆之暇篤志劬書勉究大業以克述

家學之傳如何如何先生遺集知己編摩成帙將付剞劂實是斯文之幸須對河上諸益以爲徐待乎倅歸料理更校若定會所則亦當通示云然區區蠡管何敢妄議於丁乙之席哉但平日山仰之忱竊欲自附於監刻之末也著秀山閒飲啄無所猷爲桑榆晩工卒莫能追補東隅只恨流年之不我與也柰何

與金汝雲 龍洛 丁酉

日前暫叙稍慰饑積而觸冒回駕貢慮旋切不審歸侍無撓友履珍衛著秀寒棲契活隨分支吾而歲暮窮廬之感益覺難聊循省悼歎亦復柰何向也執事

變制之節固知賢孝處禮之正勿之有悔而著於當日亦不敢自外妄有參贊之言近者竊聽外庭之論頗以失禮言之以爲當以始制爲斷云然而細思累日尋常綿綴于中而終不能回其執拗之見也何者夫所謂以始制爲斷者如晩後聞訃者及追後入繼者過時成服則其練祥之節亦當準其月數斷以始制而至於執事所處則異於是聞喪成服旣在變出之月旬日之內則及夫祥日乃與伯叔諸公同時變制者亦何不可之有此己有朱退定論而惜乎其未及攷據以致此等難處也然中祥之日則伯氏旣主

喪執事之變制與否似不甚碍於將事之節而至於
終祥也人事異昔主喪之位遽虛矣執事乃以介子
攝事焉祝辭告以奄及大祥哀薦祥事自己乃反依
舊衰經將欲退後變闋者是豈禮之正耶若奠獻與
變制幷爲退行則似無此躐等謬戾之弊然以攝祀
子變制之故而幷退祥日亦所不敢也百爾思之則
當日變闋之外無他好道理且日數不多以忌爲祥
之說旣有禮書證案始之失於契勘而終焉歸於經
常不害爲好禮之君子豈可以當日變制爲短喪之
嫌哉但中祥則以成服日練變大祥則以當日除喪

誠若可欠然如欲退行變制一如小祥之爲則其極難處極未安之節殆有甚焉尤不若當日變制之爲都無事也說者之不量此等委折而遽曰當以始制爲準云者豈非膠固之論乎自以膚淺之識若是分疏恐或重得罪於禮家也不審高明以爲如何

答柳濯叟 致嵩 癸卯

自陶迤入院實爲與從者合席穩討而畢竟院隸虛歸令人惆然如有失獲拏情翰槖審尊體有愼節停駕正是同病相憐處衰年一出入果如是之難而吾輩一番會合亦有數存者耶惟靳閑居靜攝益懋崇

深以副同人之望著秀先祖擧緬之禮追成二百年未遑之事而斑和再世旌嬰如新孱孫愴感無間於逮事之親幸而天人助順克襄大事是用爲慰耳今於啓欑之日又見蒼古之蹟蓋六玄四纁上下之制自是古禮而近古以來率用玄一纁一分置左右古制遂廢矣今見家先所用用玄六纁四而上玄下纁左右鱗次分排中間用銘旌位置極整齊然與通攷所載註疏中十制五合不分之說不同未知何者爲是也鄙意以若果合爲五而不分則止當用三玄二纁而已又何衍說十玄四纁哉此似可疑分爲玄六

段纏四段而左右皆用三玄二纏者與古六四三二之說脗然相契而左右之以五相對上下之以五相承恐不遠於十制五合之義註疏家之謂合制不分無或出於臆見耶執事博雅好古禮故擧所見謾及之幸更參考回教如何

答金幼徵 九壽 庚寅

故人情訊可敵空谷跫音況副以瓊什令人有開發處乎便後月改和煦可人伏惟奉晨學履珍嗇着秀六朔侍病今纔減得分數然差復尚未易以時日期煎迫無已來詩乎雅懇到從可驗閑中玩養之厚然

至其信筆措辭之際不免有擬人非倫之病著雖愚妄亦粗知過情之爲恥矣以是謂知心之語可乎惟一句寄意深遠正合相期相勉之意當佩服不敢忘來初聞或當暫過東道而姑未可必惟冀未前珍錬

與李靜父 彙淵 深父

甚矣吾輩之濶焉相阻也靜兄則或一二年一再見而猶悵黯之不勝况深父之三數年隔絶者乎始也吾輩相與之深以歲寒爲期而一朝乃反心頽意闌不惟不相追逐幷與一字書而闕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吾輩於交際有始無終猶若是則况進於

此者乎然兄豈有是也職此漢懶廢之過也有時念
到衹內自訟而已謹問新春懽侍友履珍福年來久
不聞吾兄用工節度未知其間讀幾卷書做幾編文
有甚眞箇看諦有甚實地進益切欲細聞而不可得
何不源源示破以振發頽懶也著秀去春棄郊外弊
廬歸尋谷泉舊壑顧此多歧亡羊者始覺有歇泊處
巖泉枕漱之樂自占境界衡泌清寒之憂尚何介懷
前者閒有閑中言志之作而其略曰升平百歲唐虞
老師友千秋洛建篇又曰一生儘是悠悠者萬事何
須戚戚然知我心者或觀此而可以默會之矣初欲

奉呈求和而當此過音詞律非其時徐待後日無妨耶吾輩會合雖不易而時以多少文字互相投示以資警益則是無異於合堂同席古人已如此言之幸吾兄不我終棄時惠玉音惟是跫佇也

答李深父 乙酉

清涼一遊了得三願歸卧窮閻黯然馳神於文殊满月之間意外情訊遒得來前日未盡之懷恍然青眼自明無異對坐十二峰頂細論一片心期也連以匠役事無暇覩筆硏迄茲稽謝方深罪愧昨拜靜兄伏聞尊丈遠旆利稅兄奉晨學履一味清勝區區奉賀

之至來諭滚滚可見志尚之美而往往有推借太過
處以僕之愚固不敢承當然其警勉切偲之意則盡
相與勖焉僕寡交守愚學未知方鼎器弊弊將歸於
四十無聞之類自顧滅裂無足道者而竊覵賢者妙
歲才茂兼有家學馴此進進勉究大業則下梢成就
足以大張吾軍幸須聯床邁征益加砥礪刋落浮華
立定趨向以副友朋之望如何如何着放跡名山滌
盡三生筆血自謂去神仙不遠一出脚洞天連被世
故過拶土木薰心塵埃滿面無復烟霞氣味而所謂
尋數工夫亦隨而放廢有時偷閑電披全不入心如

此倣去何足論向上事耶所卜新居頗有園林之趣而屋就花開杳無其期近纔奉老挈眷入此室處自玆以往收召精神閉户觀玩巢居澗飲歌詠先王此外復何求哉承諭留意遊錄而尚靳示及殊極缺望拙詩多有未穩處故改寫一本呈似幸更列書晁仲諸作繼以遊錄因風惠示則謹當深藏篋笥時出觀之以爲替面之資耳

答李深父

日前靜兄歸時修謝書將付至則已行矣方自訟逋慢不意賢者不我較又復辱惠情輸副以大篇瓊詞

滿紙璀璨帶來清凉秀色怳若舡寒濯淸也謹審承歡學履珍相尤何等慰賀聞有少出入不免有妨於閑居看讀之工然男子動物也何必如此漢之閉戶守雌然後爲可哉著侍事無異前書土木亦能苟完而年歉手拙只是王川子數間而已矣然此士之常也何用累吾靈臺哉同遊錄詩以序之亦一奇事况其詞致浩渺奔放昂昂若天馬之脫羈以若才具益勉馴習則左屈宋右韓歐聘詞場之直轡淩學海之波瀾是固手分中事矧乎妙歲拔硎之初不當作委靡衰颯底氣象然以愚觀之文章軌範自有正法門

戶不可不立趨向不可不定且以兵家奇正證之則奇中有正正處有奇何必舍堂堂之陣井井之旗而取詭遇獲禽之術如來諭所云哉若我子朱子遠遊之篇先先生野塘之句皆是廿載前所作而其步趨之遠大見諳之超邁已不是尋常漫浪語竊念賢者自有家傳單密且須熟讀其書先立基地使義理充積於中則發而爲文華實得中而自不失吾家本色他日進就不第爲文章中好箇人而朋友亦與有榮焉未知高明以爲如何僕平生不嫺著述所道者只是陳腐口氣所業者只是冷淡家計何足與論於賢

者超邁之見哉相愛之至敢陳謏見更乞回教

與李深父　己丑

去冬臨問實出厚意而頹懶因循迄未陳謝況於壽堂稱慶之日合有賀儀而又復漠然無一字甚矣罪蟄者之不足較也暖陽回泰君子道長伏惟尊丈體候以時康護侍省下金昆王季次第珍福冬春閒讀得何書做得甚工夫更願征邁日至朴實頭做去努力遠大之業是所深祝嘗竊覸賢者於書疏著述之間不免爲妙年習氣所使浮露發越之意多純深含蓄之味少此與陳腐冷淡者固自逈别然要之非吾

家正法未知邇來此箇氣象分數更覺如何愚意則
節要一書最切於受用而老先生之開示後人未嘗
不以此爲基本爲士者不可不熟讀況公家自有傳
受淵源乎如著秀者立志不篤見理未精雖知此書
之爲芻豢菽粟而抱卷十餘年尚不能得其味而窺
其奧然於同志愛好之閒往往以此事奉勸所以病
己之聾瞽而切欲借視聽於明者也蓋能熟讀此一
部書則上可尋聖學門路中可爲雅飭識道理之人
下而至於文章軌範俗學需用亦無所往而不得其
力願賢者勿以人廢言試將此書潛心靜慮做得一

半年家計則其味之雋永其效之襯切又豈與莊馬韓歐子之文可同年而語哉更須於覃思研究之餘時復拈出精義雖如鄙人之鹵莽者而肯與之往返商確以開牖蒙蔀之見則其受賜亦多矣不審賢者儻唯唯否乎先生寶墨旣蒙肯許實爲惠幸須擇取其紙地不涴渝者庭麟便付傳如何如何此將爲帖子中第一幅如得論學文字以弁諸首則尤當有觀省警發之益此亦幷垂念否

答李深父 己亥

前者轉聞吾兄有奉親移宅之計心竊以爲傳說之

妄今因令姪始知至於難遏之境何其誤料至此也以愚言之其不可者有四焉溪山一區吾東之昌平舊閭也普每行過輒有携書卜築之意而計拙莫能遂徒有俛仰之感未知吾兄何遽一朝舍此而欲爲他鄕棲屑之客也此一不可也且伏念尊丈之齒德何如位望何如而爲子弟者遽欲奉几杖携琴書違棄故里搬寓窮峽使不得安素位而養德望者恐非順親志恭子職之道鄕隣聽聞亦或不能無訾議於其間此二不可也且彼中耕畬樵採之樂似或稍勝他土而大抵讀書之士素不嫺於農業未知兄入山

之後果能與峽村愚氓俯仰桔槹甘爲食力之民耶吾知其決不能此三不可也且吾兄今此之擧未必不由於邑弊膠擾之餘然北土風氣不佳峽俗愚昧舍此之彼安知不爲避狐逢狼耶此四不可也其不可者略數之有此四事吾兄何不熟量而審處之也愚意則切願安居故山料理耕讀勉究志業以爲揚名顯親之計是區區親愛之望也

與金兄彥道振 德彥道全

向者偶訪仙庄上山已有日矣今人有百源秉月之想而其奈塵埃之客無仙分何前此與德彥有西山

歲暮之約而畢竟無踐盟之期尤不勝悵惘伏惟靜
界聯榻修鍊有法眠食不必叩第於同人相勗之道
所欲深知者惟學業一款事叔今作甚工夫季讀孟
子幾卷邇來學子之病動說莊馬韓柳而僉賢乃獨
以今人之所不貴者爲可貴聞有講討之益吾黨可
相賀更願無以貪多爲務捷徑爲喜日邁月征勉究
大業更以芻豢餘味以濟故人腹中之貧如何如何
着秀守株窮閻奉母粗遣但歲月如流志業日頹鼎
器弊弊抖數不得其將爲小人之歸而已柰何柰何
每恨前者所業無切己下學之實近復反求於曾思

二部書中似若有捉摸歸宿而關鎖重重疑晦山積有時纂徒求益之思未嘗不在於賢輩而會合不易文字往復又不相及中夜無寐念及一歔欷而已未知賢輩亦同此懷耶歲事垂暮下山想不遠何當一揩靑眼以叙襞積

答金德彦 丁丑

瞻溯中賢咸袖書見顧備審侍學珍勉慰浣曷量誠中形外一段累累來諭實非愚見所可信得及也大抵此條之必欲兼善惡看者其病正在於不欲以好簡誠字專就小人上說故也然德字何嘗是凶而有

時予爲凶德道字何嘗是不善而有時予爲小人之道則今小人之誠心爲不善者是亦不可謂小人之誠耶朱夫子曰小人閑居爲不善是誠心爲不善又答或人之問曰此便是惡底眞實無妄范蘭溪說又在心經附註中以此數條語反復參看則其意豈不較然鄭寢郎丈亦以兼善惡爲好云更須以此意往復訂正務歸至當是區區之幸也

答金德彥 戊寅

歲改月換戀仰方切謂外遠投珍札副以瓊什無異與金昆玉季鼎坐論襟也蓍秀將毋依昔但歲月如

流學不加進兄兄詩所謂工夫勝去年者非愚陋者
着題目曷勝愧赧之至曾傳數條說今見盛諭精切
平穩甚喜甚喜但有些少合商量處略以己見錄在
書末如以愚言爲未是則更可見教否大抵義理無
窮眞齯未易惟不挾一己之見然後足目可到幸相
與反覆務盡至當之歸如何

別紙

格物就工夫上說物格就功效上說其釋義及章
句吐詳載先生集云云

此段老先生說累累見門徒往復書僕亦嘗尊信而

莊誦者久矣但先生此說有初晩之異公所指者初說歟晩說歟蓋其答鄭文峰書極言其旨義音吐而此則中年未定之論其後因奇高峰理到精到之說而更有晩來定論詳見答高峰文峰書及李艮齋溪山錄反復參看則可自得然先生晩說雖不言音吐之當何如而竊以愚見推之則其章句兩極處吐上宜曰乙下宜曰乀而近世學者一切以爲當作乀吐恐可疑至若工夫功效之云固如是然兩格字細推則又不得不有兩義此亦不可不辨也

誠於中形於外或云惡之誠中形外然誠字於惡

字略不襯着或云直說善之誠中形外似亦有病
或云兼善惡說此亦近於含糊淺見則以爲引上
文惡之不可揜起下文善之不可揜未知何如
小註饒雙峰亦嘗兼善惡說固不可從至若或者所
謂善之誠中形外者尤不可從高明非之是也然其
下所謂引上文惡之不可揜起下文善之不可揜云
者高明則自以爲與前說有異而愚不見其有異也
未知高明以誠字作何樣看也恐亦不免有含糊之
病愚意則都不若專就小人上看之爲愈也誠字於
惡字不相襯着者似若來諭然誠有實理焉有實心

焉以實理言則未嘗不善以實心言則君子之眞實
无妄者固誠也而小人之誠心爲不善者亦可以言
誠也幸須勿以誠字本善不可謂惡之意橫在肚裏
平心看去則其旨可較然矣

答金德彥 丙戌

月前惠覆書誨諭直截論說明快玩味莊誦令人有
警發處前者鄙書中所引麗澤之說正欲求益於心
交之間以豁草木之胷及見回敎深歎世道之汚下
而病夫人之以學爲名者專事口耳此至論也蓋吾
儒之學要以踐履爲本彼口耳而已者末也然竊觀

來諭如所謂繩趨尺步應時蹉蹶釣名粧飾不副其名等許多話頭恐未免有自信太高傲視一世之病也若如尊言只當病世之繩尺步趨而已則牛馬走懲人之論說心性而已則放言自廢耶人或有釣名飾僞之徒然士之稍有志尚者亦不屑爲也古人云爲學而若避近名無爲善之實吾輩如有志於學則豈可以釣名者爲戒而故爲膠柱自歸於偏枯鶻突之病也耶至於山林讀書之人往往名不副實者此亦吾黨之所當交警處然以愚觀之其所以不副實非讀書之罪也正坐見理不明見得不明者亦由於

不能講學而自信之過高也苟能躬行力踐而濟之以窮格之工隱居求志而資之以講討之益審於邪正得失之幾明於輕重内外之分則何遽有不保晩節受人打罵之患哉故大學一書君子之始終備矣必先從事於格物致知之工然後修齊治平之許多事業由此迎刃而解不患有隨遇蹉躓之失其曰格致者非講學之事耶若舍是而只以踐履爲主則鮮不入於虛無頓悟之門此朱夫子之以問學爲重而力捄江西一泒者也今欲深懲俗學之陋而過爲矯枉之事則不幾於見人之噎而自廢其食者耶不意

吾友讀聖人之書學先王之道而其發諸論說者如是之太乖激也當此法門衰敗之秋私與同志愛德者往復劄以毋失名教中氣味者誠人倫之至樂昔賢之所取故鄙言雖已見黜於高明之見而一切愛好期望之心猶不以是而自沮更陳胸縕恭聽可否得不以釣名粧飾者鄙而斥之耶如未當理更乞回諭四七說其所謂當置疑案云者正指一邊立異之論而言要與吾黨十分講確庶不為他岐之惑而來諭駁之以語病只自憮然慚懼而已

與金德彥

古人猶千里命駕況吾輩居在未一舍之地何經歲不相見如是也爲之憮然一太息也閒中玩索之工必有人不及知者恨無由一訪也未知邇來連讀何書長進又幾何象數門户打透得竅啓處否前秋所看太史公書想已卒業矣因此竊有可貢愚者數學皆至理所寓史家亦吾儒事業中一事然而程夫子自言與堯夫同居洛四十年未嘗一字及數朱子書中亦累累言淅中史學之非此何故焉只爲這數者比之身心上切密工夫猶有先後緩急之别故也僕不見賢者己久未知面前造詣之如何然前者竊覸

資地未甚凝定力量未甚充擴於身心涵養之工未甚諦當於義理平易之處未甚貫徹而乃欲先用力於初學者不甚緊要底物事以騁玄妙資辨博爲務吾恐謂之多聞人則可矣然如此用了心畢竟做甚事得吾輩今日但當愛養精神專意近裏以論孟庸學心近節要等書爲最初入頭處而眞實體認密切提撕門路煞分明力量漸充大然後可以從容乎天根月窟之中出入乎歷代帝王之門而精粗本末無往而非吾有矣固知賢者不以愚言爲謬妄幸賜聽納否著也前日亦非全然無意於那邊蹊逕而於易

繫啓蒙綱目等書槩嘗一番寓目或有些子窺斑然自家法門以爲與其未有實得而徒作胷中之草木不若先立其大以爲下學之田地故謹守愚陋不敢有妄想他歧之惑如賢輩之博聞多見者不肯與之往復而商確者未必不由於此也且當歲寒相聚之日劄據黃嬭座上自分爲李初平之白首聽說不審賢者亦不以鄙卑斥之耶

與鄭原章 仁睦 乙巳

須載書委訪屬意良勤而歸轄旋卽悤悤恨不能做數日款以盡底緼也際此雪沍深居暖室沖嗇有相

著江皋卧雪苦無興味老媪呻楚益甚中饋無可主者然忍得己熟何用憂歎爲陶書節要旣承謬托故不揆僭越子細檢看則槩其抄節精約功力備至眞可謂大有補於斯文惜乎歷百年掩置巾衍使前輩苦心所在者尚令鬱然而不章豈非後學之恨耶但於其中或有誤字闕文文理不續處或有删節句讀間多一二字添改處或有以一書而分爲別條者或有以別條而合爲一書者又或有編次錯出與元集矛盾者又或多取間目中零文鎻義而至其義理精微肯綮之言往往有見漏者凡此皆可細商量不可

認之爲定本故逐處妄加頭標以聽可否未知明者以爲如何大抵此等文字必累易傳寫十分精校而後可傳於世免被後人指點耳初意用數句工夫可以卒業奉玩看來看去有甚掃塵多費日字煞用精力而尚疑多未盡處以一人之聰明寧能遽究竟於淵海中耶須與同志諸人更一對勘然後其標附處及編次類例乃可講定無欠闕姑勿急遽謄寫小待明春爛商勘結如何如何近日沒頭此一事睡集尚未開視當俟歲後完璧

答呂順汝

惠書出於正初而六月末始得承覽覽後又再易月而南隔阻絶尚稽修復書牘往來之難如此況可望源源相討耶玆接仁里李君扣知兄邊近節慰慰然猶恨未得其詳正値秋高氣淸經履何似嘗謂屬此俗儒外騖之日吾友能自回頭實地從事於大方門户者正是高人數層裏必有近裏工夫進進不已者而顧無由得聽其餘論以資警益用是爲恨乃於前書中有進不寸退則尺之歎又以爲雖有向上之意而俗務纏繞難動僕於此不能無訝也彼初無向上之意者末之何矣然旣有意向上則雖世間塵冗溢

目豈能移吾之志而奪吾之工哉惟自奮發心脊硬定脚跟勿以鈍滯而自廢勿以衰晩而自沮日進又進不得不措則得寸而爲吾之寸得尺而爲吾之尺矣又何患其有意而不得進也僕近讀朱子書節要雖無所得而亦頗知其味之無窮切欲與同人共之願吾友更將此書把作歲年工夫玩味熟複潛思力究而如有不得處須與瑞天元用諸賢對同勘覈如此又不得則㩜而訂質於先進門下必冀其下實工而見實效如何如何退陶先生於節要書用工最深嘗曰此書有論語之旨而無誘奪之害使學者感發

興起而從事於眞知實踐者舍是書何以哉又曰此書大要專主於學問學者先須收斂身心以冷淡家計作辛苦工夫鑽硏咀嚼久久不輟方始眞知其味之可悅而得其力也不然旣非擧子決科之利又無學士嘶窓之需且今人爲學不困於訓詁誦說則必眩於文詞繪繡其能俯首抑心於此滌腸胃之葷血味衆人之不味者寧有幾人噫老先生旣如是苦口啓發以示後學之指南矣何待僕淺陋之說哉己無所有而妄以語人旋愧鸚鵡之能言也

答呂順汝 甲辰

昨秋臨訪意不徒然而適値有事先龍竟違迎門拜晤乃於昌原金友之行遠惠情翰滿紙傾倒出自衷曲奉讀不釋手恍若接英眄而聽偉論也欣瀉曷量况審春暮學履神相觀玩冲適尤不勝慰仰著秀得年恰滿天地之數惟是志益頹功益踈些少鑽研之得每覺隨手渙散不屬自己家計此一事甚是悶人咄咄奈何竊見來喻以得失爲戒以悠泛爲憂而且恐貽累師門其惕厲修省之意切矣至於欲得君子之言而爲提撕助發之資也則無乃借聽於聾者耶僕聞有德者必有言無君子之德而焉能有君子之

言承來悚仄不知所言無已則古君子法語之言具在方毋吾友其潛心靜慮以求之可乎竊嘗病古道日降俗習漸痼計功謀利之學干名逐時之風莫可救焉顧何足與入堯舜之道今吾友負超諧之才抱遠大之志而尚未得一名者豈不以獨行古步不入時宜而然耶雖愛惜之至亦不敢以俯仰隨俗之意奉勉之也第當深味乎魯論之博學篤志守死善道鄒書之窮不失義達不離道以爲安心立命之方此外更有何道理耶想吾友之所講於師門者亦如是耳須以是省察而體行之如有得幸推及損友俾有

所相長如何如何何前秋遺贈紙地已極鐫感今又遠

饋不貲貧交相與之際一片牘足以傾瀉鳥在字物

但僕年來妄有多少著述而楮先生不肯爲窮儒所

需亂草休紙掩置箱篋者久之今而後可得淨書一

本以自省覽故人之賜厚矣何感如之